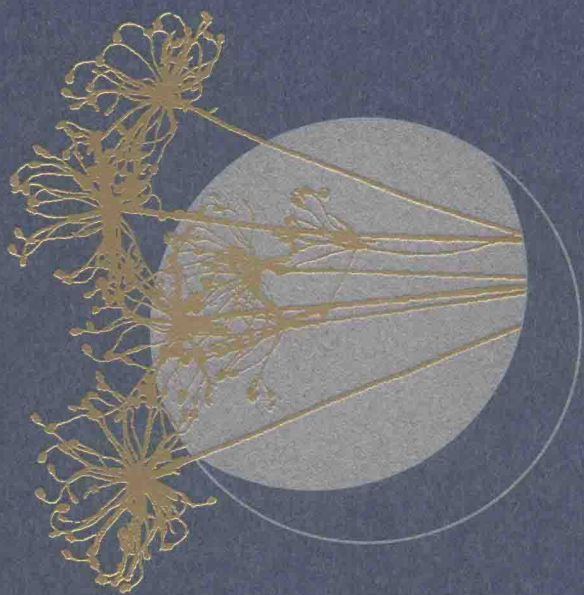


满月

孟小书——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满月

孟小书——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满月 / 孟小书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17.11

ISBN 978-7-5302-1744-3

I. ①满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2552号

满月

MANYUE

孟小书 著

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
邮编 100120
网址 www.bph.com.cn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
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张 8.125
字数 173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302-1744-3
定价 29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- 1 / 与青春无关的日子
- 33 / 猴子文身
- 81 / 黄金时代
- 103 / 站住，那个逃跑的少年
- 124 / 满月
- 142 / 逃不出的幻世
- 159 / 米高乐的日记
- 177 / 擒梦
- 195 / 猴王
- 210 / 雕塑师
- 236 / 永生花

与青春无关的日子

熊赫然的再次出现是二十年后，家里网络出现了问题，儿子叫来了维修人员。那开门的瞬间，我突然失声了。这体似棕熊的男人竟然是熊赫然。“熊赫然？”我大叫着。“唔。”熊赫然还在对我进行确认。“我是孟艺，你不认识我了？”“哦，是你啊。”他的表情没做出太多变化，见到我也毫不惊讶。儿子向他说明了网络问题后，他拖着笨重的身体走到了路由器旁，蹲下来，从挎包中翻出了工具箱和一根网线。他沉默不语，很安静。我有很多话想对他说，可从何说起？没过多一会儿，一个沉闷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修好了。”我本想请他留下吃午饭或是喝杯茶，可话没说出口，他就已经将身体

挪到了门口，与我道别。儿子说：“你们认识？”我说：“嗯，他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坐在我前面。”

一九九七年的春天特别讨厌。讨厌的原因有两个，其一是正值初二的我们即将面临体育中考的模拟测验。为了让我们最后中考时，体育考试可以拿到满分，学校安排我们在上午第二节课后进行跑步训练。那时候学校的操场还不是塑胶场地，而是大土地。那种大土地，一下雨，跑道就烂了。学校给我们规划的跑步路线是围着三环跑。这年的春天被沙尘暴搅得混沌一片，每当沙尘暴来袭时，胡老师就唉声叹气，对着黑板发脾气，无数根粉笔被掀折在黑板上。有时候李玉就会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笑出声来。胡老师总是指着他说：“李玉，给我安静点！”这时候全班就会哄堂大笑，因为“李玉”的发音连起来读颇像“驴”。“安静！安静！你们不用高兴得太早，到时候体育全不及格就都踏实了，也别想着考什么高中，都回家卖菜去吧！”

其二，就在这一年的春天，我戴上了牙套。自从带牙套以后，我迅速由班花变成了班渣。也有可能我以前就不是班花。就连李天文也不怎么看我了。他是我们年级实验班的男生，学习特别好。他个子高高的，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，有时我们会在小区内碰个面，可我们从没说过话。我每次都会在课间休息、全年级跑步或是开集体大会的时候偷偷看他。而周琴琴也会帮我盯着他，确认李天文是否也在看我。有时候周琴琴会突然捅我的胳膊一下，说：“李天文又看了你一眼。”我早就知道李天文也喜欢我，可等了一年了，还是没有动静。周琴琴告诉我按兵不动，李天文一定是那种内敛型的

男生，但我决定，如果初三还没有向我表白，我就主动跟他说。然而，我戴上牙套以后，李天文对我似乎完全不关注了。

我们班的班花也变成了周琴琴，这是从别的班同学口中得知的。周琴琴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从初一开始，我们就连上厕所都要一起去。我们对彼此的事情都了如指掌。她的手腕很柔软，像发酵过的面条一样。我常常抓住她的小臂用力甩，她的手腕就像柔软的面条，皮肤也特别黝黑，我常问她，你小时候究竟喝了多少巧克力奶？她家里很有钱，每次她都可以到音像店里买很多她喜欢的磁带和明星海报。她的爸爸下海了，但我却不知道“下海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知道如果下了海就能变得有钱。我同学窦冉的妈妈也下海了。我的家庭条件也不错，但与周琴琴和窦冉的家庭还是不能比的，毕竟爸爸是个文化人。但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经常和爸爸说：你也下海吧，下海了咱们家就有钱了。可爸爸问我，有了钱你想干什么？我说，我想喝好多的巧克力奶，买好多的磁带和海报。

在戴牙套以前，我和周琴琴放学后，总会邀约一起骑着车到海淀步行街去吃美国加州牛肉拉面。周琴琴特别爱吃番茄酱，她总会多要一小盒，然后舔着吃酱。通常，吃完面之后的活动是逛音像店和文具用品店。我们都喜欢买一样的笔和贴画。有了她以后，我不再需要其他的朋友，也不许她再与其他同学成为朋友。我认为，她必须和我有一样的想法。可她总是偷偷地与其他同学私自约会，我最讨厌的人是王笑笑。她们总是背着我去海淀步行街吃美国牛肉面。有几次考试也都是因为王笑笑我才没有考好的。真讨厌，为此我跟周琴琴发过几次脾气。她总说以后决不会再单独与王笑笑约

会。但我觉得她是在敷衍我。

可自从周琴琴背负上了“班花”的名声后，就逐渐疏远了我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。我们不再一起上厕所或一起回家。那一次，我妈妈去香港出差时，给我买了一只有兔子头的自动铅笔。我拿着笔向周琴琴炫耀，王笑笑凑过来看，大家都说这兔子笔真可爱。可过了两天，我的那只“兔子”不见了，偏偏又看到周琴琴的铅笔盒里有一支一样的笔。为此，我伤心极了。在心中默默断定就是她偷走的，可转念又想，她们家那么有钱，怎么会偷我的铅笔？难道她妈妈也去了香港？我终于开口对她说：“我的那支兔子笔不见了。”而周琴琴的反应是：“你总是乱放东西，再仔细找找，不知什么时候它自己就会蹦出来的。”我点点头，表示赞同。但即使得到这样的回答，我还是想要再次去确认那笔是不是我的。周琴琴见我鬼鬼祟祟的样子，她终于说：“你是不是怀疑我偷了你的笔？”当她说出口的这一瞬间，我断定，那笔一定不是她偷的，她怎么会偷我的笔呢？可为时已晚，我急于辩解，可是怎么也解释不清楚。从此，周琴琴彻底疏远了我。我想，她一定是和王笑笑说了这件事，并且王笑笑还说了我很多的坏话。很快的，她不再和我一起放学，她马上有了新的小圈子。她的好朋友逐渐变成了王笑笑，以及被我鄙视的周琴琴的“粉丝”们。她们下课后总能迅速围成一个小圈子，时而放声大笑，时而轻声细语。她们课间交换喝饮料和零食。而每当我从她们身旁走过，想要试图加入进小团体的时候，她们又立刻闭嘴了。我知道，那圈子的带头人一定是王笑笑，她成功地笼络了周琴琴，笼络了班花。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这样对我。

自从没有了周琴琴，并且被孤立后，不再有人继续帮我盯着李天文的动向了。我的学习成绩也一直下降。那是期中考试的前一个星期，卿伟在上课的时候传来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下课去小卖部吧，我请你吃冰棍”。她坐在我斜后方，我没有回头看她，因为语文老师王老公正对着我们讲课。我在纸条上回复她“下节课不是历史吗？”“没事，不上了。”我犹豫了下，回了个“行”。我期待着下课，期待着逃学，这是我第一次逃课。

上午，校园内外一片寂静。原来这个时候的外面是长这个样子的，阳光明媚得令人心虚。我问卿伟：

“你说历史老师要是告诉胡老师可怎么办？”

“没事，顶多在外面罚站一节课。”

“罚站……”我怎么可以去教室门口罚站？无论如何我都不可以去罚站！要是被李天文看到就惨了。我掉头往回跑，卿伟突然叫住我：“放心吧！历史老师从来都不举报的，我每次只逃他的课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

“当然了，你就放心走吧。待会可以去步行街再溜达溜达。”

小卖部的老板对卿伟说：“下节又是历史课吧？”

她点点头：“两根梦龙。”

我欣喜若狂，上次吃梦龙还是周琴琴请的客。

我们各自开着自行车的锁，这时候前方突然来了一个男孩，卿伟喊着：“你又干吗来了？”

他说：“你管我呢！”

“我不管你，你还长不大呢！”卿伟说。

“敢情你是妈了？”

“懒得跟你耍贫嘴。”

“你们去哪耍？”

“去步行街啊，你来吗？”

“今天有点事，不去了。改天吧。”

卿伟挥了一下手，我们便跨上车，举着梦龙走了。当路过那个男孩时，我没敢看他，他就是那种“坏孩子”，把头发染成了浅棕色，左耳朵上戴着一个耳环。肥大的滑板裤旁挂了一条银链子。他长得也帅，比我们全校任何一个同学长得都好看，包括李天文。

“不知道哪个倒霉孩子又犯事了。”卿伟嘟囔句。

后来才知道，他叫何玉冰，现在已经上职高了，曾经被我们学校开除，因为带头打群架。

卿伟又对我说了很多有关何玉冰的事，说他打架有多厉害，一打十都没问题。说很多女生都喜欢他，但又说喜欢他的那些女孩都没戏，他一个都看不上。卿伟说着说着脸就红了。我说：“你是不是也喜欢他？”她说：“我喜欢他都三年了，上小学的时候就喜欢他。”我说：“那他看得上你吗？”她说：“总有一天会看上的。”卿伟又说：“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关于何玉冰的事。尤其不要告诉周琴琴和王笑笑那帮贱人。”我说：“我和她们已经不是朋友了，放心吧，肯定不说。”我们骑着车，她突然推了我一下，然后又疯狂地向前骑，我也站起了身，使足全力迎着沙尘暴追赶她，沙子和柳絮让我们都眯着眼睛向前行。

这时候的步行街上极为安静，因为学生们都在上课。音像店里

的背景音乐是某个电视剧的主题曲，店里空空荡荡的，可以自在地挑选磁带。卿伟想让我陪她去一个地方，是她学跆拳道道馆。来过无数次步行街，从来不知道这里还藏着一个非常有名气的道馆。卿伟和一个穿着白色道服，扎着黑色腰带的男人在里面说话，我在外面等着她。道馆内很干净，有汗味也有消毒水味，当然也充斥着雄性荷尔蒙的味道。道馆里正在上课，教练喊着口号，示范如何做后踢的训练。那教练看上去很凶猛，像是要踢死那帮学员。相形之下，我们的体育老师就弱爆了，他的腿一定不会踢得那么高的。我又想到了何玉冰，真想象不出来他打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这时，卿伟从里面出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个信封。她说：“这里面的教练都很厉害的，拿过世界级的奖。我也得过一次奖，是全国青少年跆拳道大赛，得了银奖。”我突然特别崇拜她。

下节是胡老师的物理课，我和卿伟买了些零食后便往回骑。在路上，卿伟对我说：“孟艺，我想求你点事。”

我说：“你说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”

她说：“你能借我点钱吗？”

我说：“可以啊，多少钱？”我十分信任卿伟，但也不知这样的信任源于哪里。此时我手上正好还有些零用钱，那是春节的压岁钱。

她说：“都行，你看着借吧。下个月我妈给我钱的时候就立刻还你。”

我说：“没问题，明天带给你。”

我们回到学校，一切都安然无恙，正如卿伟所说，历史老师完

全没有向胡老师告状。

第二天，我把钱给了卿伟，她就走了。第三天她没有来上课，第四天第五天都没来。又过了一个星期，不知从谁那里传出卿伟离家出走的消息。我和她是朋友，其实也不是朋友，只是我们都被同学孤立了，那次去步行街是我们唯一一次的相约。卿伟的妈妈来学校找到我，问我是否知道卿伟的行踪。她妈妈已经报了警，但无济于事。我只告诉她借钱的事情，她妈妈歇斯底里地在我面前哭着。胡老师让我罚站了两节课，我时时刻刻盯着李天文的那个班，希望他不要出来。这下我变成了和卿伟一样的坏学生。

体育课后，以周琴琴为首的一圈人在议论着什么，当我走过去时，她们就轰然而散了。她们一定是在议论我。我被卿伟连累了，恨死她了。放学后，胡老师把我留在了办公室，说要跟我谈话。我低着头，鼓足勇气对老师说：“这件事可以不告诉我家长吗？”胡老师一边吹着热茶，一边说：“你家长正在来学校的路上。”我继续低着头，盯着她手里面的热茶。胡老师在爸爸赶到学校前，沉默不语。我猜不到她将对爸爸说什么。她在批改今天的随堂考试，我就像个大木桩子一样站在她的旁边，甚至连眼睛都不知道摆在何处。这时候，语文王老师走过来问我：“待会你爸爸过来吗？”我点点头。王老师笑了笑便又回到她的办公位上。隔壁班的班长时不时地进进出出办公室，向老师汇报今天的情况。李天文也抱着一摞卷子进了办公室，我赶紧把头低下来，恨不得想钻进地缝。但李天文好像没有发现我，把卷子放到了老师的桌子上后就出了办公室。我很庆幸。

在胡老师判了十三张卷子后，爸爸喘着粗气赶来了。爸爸在出版集团是出版部的主任，平日里来家拜访他的人不少，说话态度都是毕恭毕敬的。可怎么一到了胡老师这里他就卑躬屈膝了呢。

我知道，此时必须要告诉他们一个关于卿伟的秘密，不然胡老师肯定不会饶了我的。我说：“她在校外好像有一个男朋友，叫何玉冰。”

“何玉冰？你确定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又偷看了一眼爸爸。爸爸满头大汗，眼睛瞪得像牛眼一样。

“何玉冰是以前我们学校的学生，后来打架斗殴被开除了。孟艺爸爸，她是好孩子，特别单纯，只是在交朋友方面可能有些问题，这点您要多多注意。那个卿伟特别爱撒谎，她骗我们说她课外时间都在练跆拳道，有一段时间每天下午的课都不上，说是最近有个全国青少年跆拳道大赛，她要去参加。最后确实抱了一个奖杯回来，但您知道吗，那个奖杯是她买的。”“不是的胡老师，她带我去过他们的道馆，她确实是在练跆拳道。”我有点激动，虽然我有点恨卿伟，但面对胡老师的时候，我更恨她。“那你亲眼看过她练跆拳道吗？”我摇摇头。胡老师继续说：“您看，多单纯的一个孩子，就是容易被带坏。那天历史还逃课，也是和卿伟在一起吧？”

“真是太不像话了！”爸爸说着还拍了我后背一下。胡老师又说：“孟艺爸爸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。她还是有潜力的。”爸爸又说：“好的好的，胡老师您放心，回去我一定严厉批评她。她不会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孩子在一起玩了。”

“还有，孩子的零用钱也要管得紧一些，小小年纪怎么能动不动就借给别人两百块钱呢？说实话，这两百块钱对于我们这些老师来说也是不少钱呢。”

“是是是！您教育得是，我一定严加管教。”

胡老师又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：“行了，也挺晚的了。别的不就不多说了。孟艺爸爸今天麻烦您还特意跑过来一趟。快回去吧。”

见爸爸带着我走出办公室，王老师追了出来，叫住了爸爸：“孟艺爸爸！您留步。”

爸爸说：“王老师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王老师说：“您之前送我的书，我看了，真是受益匪浅。不知您能否再送我一本您的书？不瞒您说，我有一个朋友也崇拜您。”

爸爸连忙点头：“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！”

王老师又补了一句：“您记得签上名字！”

“一定，一定。”

我们彼此挥了挥手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低着头跟着他走，偶尔瞟他一眼。他的心思好像不在我身上。我们站在十字路口等红灯，爸爸突然摸了摸我的头说：“不要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爸爸这一天受领导处分了。他们领导长什么样？是不是也和胡老师一样是一个家庭不幸福的人？应该不是，我想他或者她，比胡老师更可怕，可怕到连爸爸都能那么沮丧。

这件事发生后，整个年级的同学都知道我和卿伟是好朋友了，并且知道我的爸爸被胡老师叫去挨批评，经过走廊时，我感到所有

同学都在议论我。胡老师在班上点名让我把座位调到熊赫然的后面去。熊赫然头大体宽，真像一只笨拙的大狗熊。他学习特别好，尤其是数理化，也是胡老师亲自指定的物理课代表。胡老师特别喜欢他，多次当众说他以后一定能当科学家。可是当了科学家又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？还是下海比较好。熊赫然坐在我前面，像是一堵墙，把我和老师、黑板、同学全部挡住、隔开。我想，这是不是就意味着，老师对我已经放弃了。熊赫然喜欢吃韭菜，中午带的饭永远都有韭菜。韭菜鸡蛋，韭菜饺子，韭菜包子。由于他少了一颗门牙，说话漏风。一漏风就都是韭菜味，连放屁都有韭菜味。我恨透了他。并且他就像是胡老师的第五只眼睛（胡老师带着副眼镜，我们私下里都管她叫胡四眼），时时刻刻盯着我们是否在课堂上吃零食、聊天或是传小纸条，一旦被他发现，他会立刻报告给胡老师。这招来了我们同学集体的厌烦，可是又不能得罪他。除了我们班上的沈召，他爸爸给我们学校赞助了一个体育馆，没有谁敢招惹他，就连胡老师也得巴结他。沈召总喜欢对他喊：

熊赫然的头，像皮球！

一脚踢到百货大楼！

百货大楼，卖皮球！

越看越像熊赫然的头！

熊赫然从来不敢打沈召的小报告，所以每当他喊完一遍的时候，总有几个同学在一旁起哄。熊赫然就用他漏风的嘴喊：“有什

么可笑的，再笑我抽你！”他的“抽”字，说得又狠又漏风。说完，同学们的起哄声就更大了。他只敢追窦冉，因为熊赫然的一颗门牙就是窦冉踢球的时候给闷掉的。窦冉个子小，跑得快。熊赫然狗熊般的身段跑不过他。况且他还带着一副五百度的眼镜片子，跑两步就呼哧带喘，最后总是不了了之。

胡老师把我安排在了熊赫然的后面，我就明白了她的意思。她也在私下里建议我提招。面对胡老师对我的一套说辞，我竟无言以对，竟然也有几分赞同她。胡老师还建议我和家里人商量一下。

可事事总有转机，全校的学生和老师开了一个会，主要是说了防止同学们在教室后面那块黑板上乱写乱画，决定每个月进行一次黑板报比赛。全班同学为此展开了一次投票，投票结果是由我来负责板报的内容。我有些小欣喜，周琴琴投来了一个友善的微笑，我立刻回应了她。这身后的黑板，它真是我的福音。然而，我被任命为板报负责人也确实名副其实，我平日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画漫画，日本漫画和迪士尼的卡通我都喜欢。当我还是班花的时候，也为同学们画过一些卡通的肖像，他们都很喜欢。

班级里的黑板报成了我一个人的事情，为此我感到无比骄傲。中午同学午休或自习期间，我站在椅子上，进行板报的创作，这是我的特权。每次的年级板报比赛，我创作的板报在十五个班级里几乎每次都是前三名，从未让班级丢过脸面。因为这件事，胡老师对我的态度似乎有了一些好转。同学们也逐渐淡忘了“卿伟事件”。王笑笑甚至还邀请我去参加她下个月的生日聚会。熊赫然看着也没有以前那么讨厌了，他好像比以前瘦了一些。我在班里的地位正逐渐

回升时，胡老师发布出了一条消息——学校要进行粉笔画大赛，每个班级出三名学生来进行团体创作，最后评出全校前三名来进行全区比赛。经过美术老师和胡老师的商议，这三名同学包括了周琴琴、王笑笑和我。我很高兴，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来修复我和周琴琴的关系，即使王笑笑早已代替了我，但又有什么关系。或许我应该先拉拢王笑笑才对。

放学后，我请王笑笑吃了一根梦龙，但她好像不是很稀罕，不过还是接受了，并且她说很期待和我一起参加粉笔画比赛。我知道现在仍然无法赢得王笑笑的信赖，但我相信，粉笔画比赛结束后，我就会顺利地加入她们。回家后，我推开家门就叫嚷着此事，妈妈见我疯癫的样子不知所措。

第二天，我一路小跑到了小卖部，买了一些零食装进书包，想着课间可以和她们一起分享。午饭过后，胡老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，对我说：“沈召也要参加这次的粉笔画比赛，你看他的美术课成绩也不错。”胡老师还拿出了他画的画，说：“你看看，这颜色搭配得多好。这次事关班级的荣誉，所以你就别去了。况且，你每个月为班里画板报，已经耽误你很多学习时间了……”还没等老师说完，我就哭了出来。

回家，我关上房门委屈地号啕大哭。爸妈敲了半天门，很是担心，猜想到肯定是在学校里出了问题。我终于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们，他们安慰我说，没关系，这个比赛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事，不用那么在意。形式主义是什么我才不管，我只想参加这次的比赛。晚上我哭着睡去，早上又肿着眼睛醒来。